

# 夜光杯

# 新民晚报

大学西部校园的东北角,有一幢红楼。二十几岁时,我在那儿待过。

几个大房间里,有足够多的文学好书,每天看书,选词,抄写到特制卡片上,捧给语言学教授,他们编写汉语大词典,我则懵懵懂懂触摸到母语的精致和巧妙。

这么一个宏大、豪华的工程,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安排进来的,“沙子掺入黏土”,谁发给了我这张好牌,所以除了恭顺、小心,便是认真、勤恳。

坐在属于我的那个角落的光影里,精神飞扬,翅膀很弱,便竭力张开。读着,抄着,每一字写得端端正正,是一个真正的优秀中学生模样,我那时的确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农场知青。抄完一个就留神地让自己记住,好像约定了以后一定要和它们相逢。

那不是一个好年代,教授们不能上课,也小心、恭顺,但是,坐在桌前写字、研究、细声交谈的学问神态,无论如何总有些挺直的傲气。我坐在角落的光影里暗自瞥去,觉得知识、学问真是贵重。

我会看看祖慰,也看看张师傅。

祖慰和我一样,也是从农场来的,张师傅是大

今年冬天,和老友一起去了南方广东看海。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,休息一个晚上,第二天上午坐上旅游大巴,午后抵达南极村沙滩。望着湛江,大家的脚步不由停滞了。湛江,拥抱着美丽的南海,椰树摇曳,海浪翻滚,碧波荡漾的辽阔海面,构成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天然风光。看着潮汐来回冲刷,看同伴们放飞的玩具,我感觉自己被大海宽广的怀抱搂住,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的沙滩上很久……

湛江旧称“广州湾”,1899年曾被割让给法国殖民者。闻一多在《七子之歌》中将之列为中国失散的“第五子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读过一篇短文《假如我早一点见到大海》,我记得其中的一段话,大概意思是:假如我见过大海,就不会因为故乡的小池塘干涸而伤感得那么久。年代久了,记忆有点模糊。但这句话一直陪伴了我几十年,在生活中得益于这句话,伴我走过人生的沟沟壑壑,也不再在意池塘里的是非。

第一次看海是去舟山群岛,坐上渔民的小舢板,去对岸白沙小岛玩。大海的浪涛翻滚着小船,我们一家三口在惊恐中上了岸。那时年轻,对生活的领悟只是觉得好玩,刺激,对大海的胸怀根本不理解。后来的一次次赶海,也是在懵懂中过去。

古稀之年再去看海,想到走过的人生,就像前阵子去听了一场音乐会,聆听马祖耶夫的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全集,酣畅淋漓,那种直击灵魂的震撼。大海的千百年歌唱和交响乐带来的感觉,直到今天才能看懂、听懂。

如果早一点悟透大

白兔奶糖那个食品厂的工人。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光影里目不转睛,端端正正,张师傅当过兵,已经四五十岁,他的字真漂亮,每写一笔都跳动着,满意足。他是东北人,说话语音平稳、安静,从不挑高。但是他长得高高的。他从厂里买了便宜的大白兔奶糖分给我们吃,也抓了一大把送到教授们面前。教授们说着谢谢,神情比我们含蓄。有好学问的人是很容易含蓄的,不容易假富贵,更不容易真穷相。语言学教授更是话语简洁,不浪费词语。他们好像很懂得粒粒皆辛苦,句句都干净。我们和他们总是有距离,但是

那种距离里又充满我们的渴望。

休息时我们打会儿乒乓球。一起去食堂吃饭,也会去红楼右侧树林里的平房书店看看。每一天都开心得神情恍惚,心里哼着各自的神曲。他们没有告诉我在哼,但我可以听见。十三岁的时候我跟着一个昆虫学家参加捉蝴蝶做标本夏令营,他问我们,你们觉得一只蝴蝶看得见一只蝴蝶的飞舞,听得见翅膀的声音吗?我点点头,他也朝我们点点头。

我们不是大鸟,的确飞得像蜜蜂、蝴蝶、蜻蜓,自己愉快充足,各有花丛。张教授总是对我亲切、关怀,他指着书橱里的书告诉我,哪本书必须要读。他也站在窗前,指着对面一幢红楼,它被树挡着,露出西面一角,他说:“你看到吗?那幢楼的二楼,会有讲座,你可以去听听。就是那个墙上开着小花的楼。”我说:“上班的时候,也可以去吗?”他说:“可以去,我帮你请假,好听好的!”

我在那儿听到了讲

## 看海

郎绮屏

海,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不会锱铢必较。金钱和荣誉都不是过眼烟云。人不需要那些虚荣的赞美,而是要有问心无愧的善良。汪曾祺在《慢煮生活》中说,生活不过是微小的喜悦,加上一些烟火日子里的诗意与期待。日子美不美,在于内心的感受,能否在简单生活的平凡之物中感受到欣喜和惬意。王小波说过,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,遇见些有趣的事,倘能如我愿,我的一生就算成功。

有些浅显的道理非要到老年才能悟透。年轻时大家都奔波在赚钱的路上,其实人的快乐不在于你财富的多少,我们虽没有豪宅居住,起码都有可以栖身的温馨。我们已经无需太多。想想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,几十年来经历疾病磨难,却能给这个世界留下巨著;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,仅用三根残指,完成了让世人震惊的《时间简史》。他们是生活的强者。

在大海面前,我真正感到了人类的渺小。

奶奶心软,注定成为不了屠户,不过她适合喂猪。她深谙养猪之道,在灶台上支一口大铁锅,劈柴样子点着,煮沸井水,然后用铁锹搅和苞谷面和碎菜叶,咕咕地倒进食槽里。一群膘肥体壮的猪循声而来,在猪圈前拱来拱去。那一身肥肉,不光是奶奶的干瓢水万瓢糠,更是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。这天,奶奶并没有像往常那般的去猪槽,而是闭门谢客,犹如老僧入定。

爷爷不一样,他能在火塘前不换气地一阵喧嚷,告诉我们如何杀年猪。他敢闻腥味,敢见鲜血,敢尖刀戳颈项,敢伸手掏猪的五脏六腑,眼不眨心不跳地完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我自是没见过这样腥风血雨的场景,但往往一听到猪凄厉的嘶鸣与众人拉拽的吼叫,我便明了杀年猪的时刻到了。

我有时忍不住拉开窗帘,瞟一眼楼下的动静。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把猪的四蹄捆起来,把它抬到沸水滚烫的

阿钰到北极圈旅行,那天凌晨,在零下20度的酷寒天气里,她独自坐在白皑皑的雪地上,守候神出鬼没的极光。

当千娇百媚的极光横空出现时,阿钰激动地跪倒在雪地上,虔诚地许愿:“请让我亲爱的老妈妈过上舒适的好日子吧!”

她跪于冻彻骨髓的雪地上,一次又一次地复制着同样的祈求,大有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的坚持。阿钰听说向极光许愿很灵验,她就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许了上述搁在心里已久的愿望。

阿钰的父母,鹤发情深,原本打算退休后相偕遨游世界,无奈天不从人愿,父亲从岗位退下来不久便中风瘫痪。他的脾气变得不可理喻,事事都要母亲亲力亲为,不要帮倒忙。母亲尚未从职场的疲惫中恢复元气,便没日没夜地伺药奉汤,忙出忙进,忙成了一个方向不辨的陀螺。

几年下来,阿钰看干瘦瘦的母亲变成了一块海绵,天天吸收着忧伤。母亲原本想要重新拾起绘画乐趣的啊,现在却任由画布蒙尘。

《子夜》……

讲《子夜》的是一个有大名气的文艺理论家,讲得稳稳的,没有艰深,明确得让人立即可以转述。对于那个时候的我,每一句话都如同是写在书里的可靠。那是我第一次听文艺理论家的课。后来,我和一群人在纽约遇到他的孙女,一起吃上海点心,我对她说:“我听过你爷爷讲《子夜》,两种资本,股票,大鱼和小鱼,我那是一条小鱼,小鱼的笔记做得特别认真!”她正夹起一个春卷,笑得不好意思吃。小学课文里有一篇《鱼游到了纸上》,我那时是真的游在纸上。

我后来知道,攀着墙开花叫凌霄花,虽普通,但异常好看,满枝热烈的时候,扑扑腾腾。

树林里的那个书店是绿木框的窗,漆褪得淡了,门上也有隙缝,四周墙沿,生出青苔,有些小红果子从草丛里长出,麻雀绕着四周飞飞停停,立在枝上,立在屋顶,啾啾不已。光线在这儿多半被绿荫掩得影绰。书店没有丰富的书,那是一个书籍很少的年代。隔着柜子,指着架上书,营业员递着书,收着钱,生意进行得格外不像生意,像是交换一个含蓄的约定,柔和得很。

我在红楼的光影里读过《高老头》,在这儿也看见了,红楼里的书,外面通常不见,所以虽然旧,我还

是买下了,营业员说:“旧了。”我认真地付钱,他仔细地收,都柔和得很,他用纸包好递给我,我拿着巴尔扎克走出店门,踏进影绰的光中,心情是一种摇摇欲坠的美妙。

很多年以后,我站在巴黎巴尔扎克家的书桌前油然记起这摇摇欲坠的心情,恍惚得有些摸不着边。

人是天生约定美好的。

后来,我也阅读到怀德的《小木屋》,它是长卷的儿童小说,写出生活和历史的迁移,走着艰难,走向文明。读的时候,也油然想到树林里平房的绿窗书店,想到《高老头》。有一个新改名的出版社叫天地出版社,跑老远地寻到我,告诉我,他们要在书展上表达开始出版儿童文学的新方向,请我为他们想一句横幅标语。我问他们,有没有出过文学童书,他们说:出过《小木屋》,我便脱口而出:“那就叫‘小木屋里走出大天地’。”这个“小木屋”依然还是有那个小书店的光影,更有红楼,它们被我织成了属于我的光影象征,反光,倒影,我自己看得明白。

后来,不好的年代结束,我进了这个有红楼的太学上学。也在听《子夜》的凌霄花教室听过课,后来自己在那儿讲课,当教授。

记忆令人忍不住,总会讲起红楼岁月的里外,

工成回锅肉、炸酥肉、炖排骨、烧肥肠、煮血旺、炒猪肝,就等着几十双筷子齐刷刷地伸进来。

奶奶通常会将猪耳和晒干的萝卜丝捣鼓在一起,顺手撒上辛辣的辣椒粉,将它们塞入备用的土陶罐中,似乎忙碌可以稀释她淡淡的哀愁。山区的女人个个都会缝补浆洗,织锦挑花,还能攥猪肠子。她们掌握着力度,避免透亮的猪肠被捅出个洞。随后她们将它们悬挂在日头下的竹竿上,用针精准地戳一戳,让红彤彤的血珠子缓缓地渗出来。其他剩余的肉则用盐腌制,用粽叶包好,成熏地挂在灶屋的梁上,等待着柴火的烟熏火燎。鄂西人世代代都这样处理猪肉,物尽其用,让巍峨的山脉中蓦地增添出烟火气的层次感,仿佛在完工的水墨画上增了几条绝妙的皴染笔法。

杀年猪

邓倩

杀年猪,是过年的重头戏。大人们已经对猪大卸八块,随处可见猪肠和猪毛。东屋西屋的人端着红色塑料盆,往其中倒入适量的醋、白酒、生姜、食盐、酸菜等佐料,接着流水一般盛放猪头肉、猪耳朵、猪肝、猪蹄子等,有些厨娘会把它们精加

## 北极光和流星

(新加坡) 尤今

阿钰心疼母亲,却又束手无策。终于,在北极圈,她向北极光为母亲慎重地许了一个愿望。

在她回返家门的第二个星期,父亲撒手尘寰。阿钰如雷轰顶,她没有想到她的愿望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“实现”,她觉得是她许的愿望害了父亲,她在父亲灵前泪流满襟,长跪不起。这事,成了插在她心里一枚尖尖的铁钉,一碰便痛不可当。最为可怕的是,这也成了她终生的“紧箍咒”,每每提及,便哽咽难言。

另一个朋友阿蕾,是在看到流星时许愿的。阿蕾患了“职业倦怠症”,一日,与处处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上司再次发生冲突,忍无可忍,丢下辞呈,拂袖而去。

知道当晚将有流星陨落,阿蕾坚信对着流星许愿能够应验,因而在灿烂光华里祈求能发大财。次日,下重注,买彩票。开彩时,她中了头奖。她欣喜若狂,正策划要如

是买下了,营业员说:“旧了。”我认真地付钱,他仔细地收,都柔和得很,他用纸包好递给我,我拿着巴尔扎克走出店门,踏进影绰的光中,心情是一种摇摇欲坠的美妙。

很多年以后,我站在巴黎巴尔扎克家的书桌前油然记起这摇摇欲坠的心情,恍惚得有些摸不着边。

人是天生约定美好的。

后来,我也阅读到怀德的《小木屋》,它是长卷的儿童小说,写出生活和历史的迁移,走着艰难,走向文明。读的时候,也油然想到树林里平房的绿窗书店,想到《高老头》。有一个新改名的出版社叫天地出版社,跑老远地寻到我,告诉我,他们要在书展上表达开始出版儿童文学的新方向,请我为他们想一句横幅标语。我问他们,有没有出过文学童书,他们说:出过《小木屋》,我便脱口而出:“那就叫‘小木屋里走出大天地’。”这个“小木屋”依然还是有那个小书店的光影,更有红楼,它们被我织成了属于我的光影象征,反光,倒影,我自己看得明白。

后来,不好的年代结束,我进了这个有红楼的太学上学。也在听《子夜》的凌霄花教室听过课,后来自己在那儿讲课,当教授。

记忆令人忍不住,总会讲起红楼岁月的里外,

工成回锅肉、炸酥肉、炖排骨、烧肥肠、煮血旺、炒猪肝,就等着几十双筷子齐刷刷地伸进来。

奶奶通常会将猪耳和晒干的萝卜丝捣鼓在一起,顺手撒上辛辣的辣椒粉,将它们塞入备用的土陶罐中,似乎忙碌可以稀释她淡淡的哀愁。山区的女人个个都会缝补浆洗,织锦挑花,还能攥猪肠子。她们掌握着力度,避免透亮的猪肠被捅出个洞。随后她们将它们悬挂在日头下的竹竿上,用针精准地戳一戳,让红彤彤的血珠子缓缓地渗出来。其他剩余的肉则用盐腌制,用粽叶包好,成熏地挂在灶屋的梁上,等待着柴火的烟熏火燎。鄂西人世代代都这样处理猪肉,物尽其用,让巍峨的山脉中蓦地增添出烟火气的层次感,仿佛在完工的水墨画上增了几条绝妙的皴染笔法。

杀年猪

邓倩

杀年猪,是过年的重头戏。大人们已经对猪大卸八块,随处可见猪肠和猪毛。东屋西屋的人端着红色塑料盆,往其中倒入适量的醋、白酒、生姜、食盐、酸菜等佐料,接着流水一般盛放猪头肉、猪耳朵、猪肝、猪蹄子等,有些厨娘会把它们精加

何享受生活时,却被验出罹患第三期乳癌。她没有买医药保险,偌大一笔奖金都用来支付昂贵的医药费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与化疗之后,她侥幸地保住了性命。

她懊悔不已,变成了一个“祥林嫂”,逢人便说:“流星居然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回应我的祈求,我真是得不偿失啊!”

实际上,北极光和流星,都没有助人实现愿望的神力;它们只是大自然的“心理治疗师”,人们一厢情愿地透过它们寻找精神上的慰藉。阿钰和阿蕾,在祈愿之后,“愿望”碰巧“实现”了,随后却又“碰巧”地发生了负面事件,备受打击的她们,抑郁地服下重剂量的“后悔药”,之后还在心房里种下荆棘,日日自我戕害。

换个角度来想想,阿钰多年瘫痪在床的老父已经全然失去了生活应有的素质,离开饱受折磨的尘世,不也是永远的解脱吗?阿蕾罹患绝症而天降财神,让她在全然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把病治愈,不是值得深深庆贺与感恩的事吗?

如果因为暂时性的日蚀而在黑暗里怨天尤人,牛角尖愈钻愈深,当阳光重临大地时,她们也将感受不到太阳的温暖和亮丽。

范仲淹微服私访茶博士撻伏发隐茶访(设色纸本)朱刚



范仲淹微服私访茶博士撻伏发隐茶访(设色纸本)朱刚

学生们随同进入我摇曳的讲述,虽然听得难免有些懵懂,属于从前的事情,听得懵懂才是最好的感觉,如同阅读童话,不要问别人读懂没有,而是应该笑嘻嘻地看着别人懵懵懂懂,彼此都有些梦的感觉。

动容地多讲些温暖的光影故事,世界会变得慈祥。

可是,那张好牌是谁发给我的呢?总是有一个发牌人的,我在后来的大天地中,猜想着他和她。

岁初自勉(外一首)

华振鹤

寒风拂晓似相呼,阵阵窗前警老夫:每起愤悵空玩日,当思勉力作事无?

夜登华懋阁

华懋阁①高远接天,紫光火网竞相连。赏心最是豪情发,赢得胸怀吐韵联。

①华懋阁:在和平饭店九楼

酒足饭饱后,大家来到火塘前烤火,用火钳夹着柴灰里烤熟的花生、红薯、洋芋,哪管眼前火苗直蹿,干柴噼啪。缠着驼色头帕的爷爷卷起沾泥的蓝布裤,露出干枯的皮肤与凸起的青筋,从火塘里拔出长烟袋,将烟嘴在胳膊窝里擦一擦,抽起早烟来,情不自禁地摆古,语调悠长。家族谱仿佛被编成了朗朗上口的歌谣,太爷爷为一村保长,吼一嗓子,率众开荒,稳定生产,庇佑老弱病残免受欺压。

每一年,五湖四海的亲人们都会克服武夷山的皑皑白雪和逶迤山路,踩着花花绿绿的炮屑纸,置办年货,就为这么一口年猪饭,让这段亘古不变的习俗焐热被寒风吹冰的心。

对我们来说,过年就是营造和祈愿美好生活的日子。

回家过年

责编:吴南瑶

